#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二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五十七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二上　宋　袁樞　撰

## 劉展之叛

唐肅宗上元元年冬十一月御史中丞李銑宋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彊自用故為其上者多惡之節度使王仲昇先奏銑罪而誅之時有謠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仲昇使監軍使內左常侍邢延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姓名應謠讖請除之延恩

因說上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苟不去之恐其為亂然展方握彊兵宜以計去之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上從之以展為都統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密敕舊都統李峘及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曰展自陳留參軍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勲勞又非親賢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讒人間之乎因泣下

延恩懼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為憂故不次用公公反以為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廣陵與峘謀解峘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三道官屬遣使迎賀申圖籍相望於道展悉舉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犇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從峘引兵渡江與副使潤州刺史韋儇浙西節度使侯令儀

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御軍嚴整江淮人望風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問景山曰吾奉詔書赴鎮此何兵也景山不應展使人呼於陳前曰汝曹皆吾民也勿干吾旗鼓使其將孫待封張瀴雷擊之景山衆潰與延恩犇壽州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標將兵三千狥濠楚王暅將兵四千略淮西李峘闢北固為兵埸揷木以塞江口展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州多張火鼓若將趣北固者如是累日峘悉鋭兵守京

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峘軍聞之自潰峘犇宣城甲午展陷潤州昇州軍士萬五千人謀應展攻金陵城不克而遁侯令儀懼以後事授兵馬使姜昌羣棄城走昌羣遣其將宗犀詣展降丙申展陷昇州以宗犀為潤州司馬丹陽軍使使昌羣領昇州以從子伯瑛佐之　李峘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峘曰處人尊位食人重祿臨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

事君藏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崿乃悉以後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三千人立柵以拒劉展展遣其將傅子昂宗犀攻宣州宣歙節度使鄭炅之棄城走李崿犇洪州李藏用與展將張景超孫待封戰於郁墅兵敗犇杭州景超遂據蘇州待封進陷湖州展以其將許嶧為潤州刺史李可封為常州刺史楊持壁蘇州刺史待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杭州藏用使其將溫晁屯餘杭展以李晃為泗州刺史宗犀

為宣州刺史傳子昂屯南陵將下江州狥江西於是屈突孝摽陷濠楚州王晅陷舒和滁廬等州所向無不摧靡聚兵萬人騎三千橫行江淮閒壽州刺史崔昭發兵拒之由是晅不得西止屯廬州初上命平盧都知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及彭城敕神功討展展聞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拒

之選精兵二千渡淮擊神功於都梁山展敗走至天長以五百騎據橋拒戰又敗展獨與一騎亡渡江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略徧

二年春正月張景超引兵攻杭州敗李藏用將李瓘於石夷門孫待封自武康南出將會景超攻杭州温晁據險擊敗之待封脫身犇烏程李可封以常州降丁未田神功使特進楊惠元等將千五百人西擊王暅辛亥夜神功先遣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趣下

蜀鄧景山等將千人自海陵濟東趣常州神功與邢延恩將三千人軍於瓜州壬子濟江展將步騎萬餘陳於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趣金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展屠其二舟沈其三舟神功不得度還軍瓜州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擊之不勝弟殷勸展引兵逃入海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子乎死早晚等耳遂更帥衆力戰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劉殷許嶧等皆死隱林滑州人也楊惠元等擊破王

晅於淮南晅引兵東走至常熟迺降孫待封詰李藏用降張景超聚兵至七千餘人聞展死悉以兵授張瀍雷使攻杭州景超逃入海瀍雷至杭州李藏用擊破之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李輔國用事 張后 程元振附

唐肅宗至德元載 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時從兵單寡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

人所能良娣曰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産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　肅宗即位於靈武遣使召李泌於頴陽謁見大喜時事皆咨之　上以建寧王倓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勸上用廣平王俶倓聞而謝之（事見安史之亂）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乗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娣自閤中言曰鄰里之舊何

至如是上曰先生為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聲聞於上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　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　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

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為先倓不從

二載春正月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必未敢當泌

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宫臣之幸也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宫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内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内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

之禍乎俶曰竊為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俶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為

上嘗就泌飲酒同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上許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閒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娛樂柰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

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卧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辦殺卿邪是直以朕為勾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鄉曰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

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
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
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
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輙流
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嘗夜扪
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
友聰明肯為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
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

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
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
欲陛下慎將来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天后方
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内憂懼作
黄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
辭曰種瓜黄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
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
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録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

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　冬十月李泌歸衡山

乾元元年春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監李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淑妃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朝野　三月戊寅立張淑妃為皇后　張后生興王佋纔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容謂考功郎中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為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

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喜曰朕意决矣庚寅立成王俶為皇太子揆道玄之玄孫也

二年春二月壬子月食既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横於禁中干豫政事請託無窮上頗不悦而無如之何　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

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
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
奏事皆因輔國關白承旨常於銀臺門決天下事事無
大小輔國口為制敕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又置察事
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即行推按有所追索諸
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
詣銀臺一時縱之三司府縣鞫獄皆先詣輔國咨禀輕
重隨意稱制敕行之莫敢違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

之五郎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為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寤賞其正直輔國所行事多所變更罷其察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上不許壬寅制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敕處分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並不得行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虞候及六軍諸使諸司等比来或因論競懸自追攝自今一切須經臺府如所由處斷不

平聽具狀奏聞諸律令除十惡殺人姦盜造僞外餘煩冗一切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法官詳定聞奏輔國由是忌峴　鳳翔馬坊押官為刼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寃李輔國素出飛龍廐敕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無寃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鞫之與鎣同妻猶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鞫之若虛傾巧士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

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陽貶高要尉獻貶桂陽尉曄與鳳翔尹嚴向皆貶嶺下尉鎣除名長流播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李峴奏伯陽等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為朋黨五月辛巳貶峴蜀州刺史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上謂之曰李峴欲專權今貶蜀州朕自覺用法太寛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寛之秖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上元元年夏六月甲申興王佋薨佋張后長子也幼曰

定王倜張后以故數欲危太子太子常以恭遜取容會

佋甍倜尚幼太子位遂定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

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左龍武

大將軍陳玄禮内侍監高力士久侍衛上皇上又命玉

真公主如仙媛内侍王承恩魏悦及梨園弟子常娱侍

左右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

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

賜宴有劒南奏事官過樓下拜舞上皇命玉真公主如

仙媛為之作主人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勲臣皆反仄不安臣曉諭不能觧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為天下主當為社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狥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

與彼何殊又得杜絶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為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内上泣不應輔國懼會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内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大内上皇驚幾墜高力士曰李輔國何

得無禮叱令下馬輔國不得已而下力士因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刃再拜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巳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内居甘露殿輔國帥衆而退所留侍衛兵纔尫老數十人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上皇曰興慶宮吾之王地吾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是日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又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内亦復何殊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

禝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顔真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
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丙辰高力士
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悅流溱州陳玄禮勒致仕
置如仙媛於歸州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觀上更選後
宮百餘人置西内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
膳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懌因不
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
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

兵竟猶豫不敢決

二年　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恠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秋八月癸丑朔加開府儀同三司李輔國兵部尚書乙未輔國赴上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厨具饌太常設樂輔國驕縱日甚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允何

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已上密謂蕭華曰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来不得不與華出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華入言之上大悅輔國銜之

建子月戊戌冬至巳亥上朝上皇於西内

寶應元年建辰月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庚午以户部侍郎元載為京兆尹載詣輔國固辭輔國識其意壬寅以司農卿陶鋭為京兆尹輔國言蕭華專權請罷其相上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從之仍引元載代華

戊申華罷為禮部尚書以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建巳月甲寅上皇崩于神龍殿年七十八乙卯遷坐於太極殿上以寢疾發哀於內殿群臣發哀於太極殿蕃官務面割耳者四百餘人丙辰命苗晉卿攝冢宰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為正月月數皆如其舊赦天下　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內射生使三原程元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

謂曰李輔國久典禁兵制敕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與太子今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勲舊之臣一旦不告而誅之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曰然則太子姑歸吾更徐思之太子出后召越王係謂曰太子仁弱不能誅賊臣汝能之乎對曰能係乃命内謁者監段恒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後乙丑后以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謀密告輔

國伏兵於陵霄門以俟之太子至以難告太子曰必無
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豈可畏死而不赴乎元振曰社
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廐且以
甲兵守之是夜輔國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段恒
俊及知内侍省事朱光輝等百餘人繫之以太子之命
遷后於别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并左右數
十人幽於後宫宦官宫人皆驚駭逃散丁卯上崩輔國
等殺后并係及兖王僩是日輔國始引太子素服於九

仙門與宰相相見叙上皇晏駕拜哭始行監國之令戊辰發大行皇帝喪於兩儀殿宣遺詔已巳代宗即位高力士遇赦還至朗州聞上皇崩號慟嘔血而卒　李輔國恃功益横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内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乙亥號輔國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群臣出入皆先詣輔國亦晏然處之以内飛龍厩副使程元振為左監門衛將軍知内侍省事朱光輝及内常侍啖庭瑶山人李

唐等二十餘人皆流黔中　夏五月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壬辰貶禮部尚書蕭華為峡州司馬元載希輔國意以罪誣之也　飛龍副使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六月巳未觧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餘如故以元振代判元帥行軍司馬仍遷輔國出居外第於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辛酉罷輔國兼中書令進爵博陸王輔國入謝憤咽而言曰老奴事郎君不了請歸地下事先帝上猶慰諭而

遣之　秋九月乙未加程元振驃騎大將軍兼内侍監
上在東宫以李輔國專横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
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壬戌夜盜入其第竊輔國
之首及一臂而去勅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爲刻
木首葬之仍贈太傅
代宗廣德元年冬十月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
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
元振皆疾忌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

猥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䟽語見吐蕃入冦上以元振有保護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程元振既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宫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府擒之以聞

二年春正月壬寅敕稱程元振變服潛行将圖不軌長流溱州上念元振之功復令於江陵安置

僕固懷恩之叛周智光附

唐肅宗寶應元年　初回紇毗伽闕可汗為登里求昏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為登里可敦時徵兵回紇以討史朝義可汗請與懷恩相見上令懷恩往見之懷恩為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

代宗廣德元年　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壻恐其合謀襲軍府閉門自守亦不犒師及史朝義既平詔懷恩

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雲京亦閉城不與相聞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懷恩將朔方兵數萬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瑒將萬人屯榆次裨將李光逸等屯祁縣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嶽等屯沁州懷光本勃海靺鞨也姓茹為朔方將以功賜姓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為言懷恩與回紇連謀反狀已露奉仙還過懷恩懷恩與飲於母前母數讓奉仙曰汝與吾兒約為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也酒酣懷恩起舞奉仙贈以纏頭

絲懷恩欲酬之曰来日端午當更樂飲一日奉仙固請行懷恩匿其馬奉仙謂左右曰朝来責我又匿我馬將殺我也夜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以其馬追還之八月癸未奉仙至長安奏懷恩謀反懷恩亦具奏其狀請誅雲京奉仙上兩無所問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来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絶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搆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以為臣昨奉詔送可汗歸國傾竭家貲

俾之上道行至山北雲京奉仙閉城不出祗迎仍令潛
行竊盜回紇怨怒亟欲縱兵臣力為彌縫方得出塞雲
京奉仙恐臣先有奏論遂復妄稱設備與李抱玉共相
組織臣靜而思之其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為先帝掃
清河曲一也臣男玢為同羅所虜得間亡歸臣斬之以
令衆士二也臣有二女遠嫁外夷為國和親蕩平寇敵
三也臣與男瑒不顧死亡為國效命四也河北新附節
度使皆握彊兵臣撫綏以安反側五也臣說諭回紇使

赴急難天下既平送之歸國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惟當吞恨九泉銜寃千古復何訴哉臣受恩至重夙夜思奉天顏但以来瑱受誅朝廷不示其罪諸道節度誰不疑懼近聞詔追數人盡皆不至實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豈唯群臣不忠正為回邪在側且臣前後所奏駱奉仙詞情非不摭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皆由同類比周蒙蔽聖聽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稽留數月不還遠

近益加疑阻如臣朔方將士功效最高為先帝中興主人乃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奬反信讒嫉之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詆毀弓藏鳥盡信非虛言陛下信其矯誣何殊指鹿為馬儻不納愚懇且貴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惟陛下圖之臣欲公然入朝恐將士留沮今託巡晉絳於彼遷延乞陛下特遣一介至絳州問臣臣即與之同發九月壬戌上遣裴遵慶詣懷恩諭旨且察其去就懷恩見遵慶抱其足

號泣訴寃遵慶為言聖恩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為不可曰公信其甘言入則為来瑱不復還矣明日懷恩見遵慶以懼死為辭請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以為不可遵慶乃還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先與可汗往来恐翊洩其事遂留之

二年春正月丙午遣檢校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陕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上不許至是上命真卿說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陕臣往以忠

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来之理今陛下還宫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懐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自外群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懐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别駕李抱真抱玉之從父弟也知懐恩有異志脱身歸京師上方以懐恩為憂召見抱真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懐恩欺其衆云郭子儀已為魚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為其用耳

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来耳上然之　僕固懷恩既不為朝廷所用遂與河東都將李竭誠潛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殺竭誠乗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雲京出與戰瑒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次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戊午以子儀為關内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乎

丁卯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大使二月子儀至河中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祁縣兵李光逸盡與之士卒未食行不能前裨將白玉焦暉以鳴鏑射其後者軍士曰將軍何乃射人玉曰今從人反終不免死死一也射之何傷至榆次瑒責其遲胡人曰我乘馬乃漢卒不行耳瑒捶漢卒卒皆怨怒曰節度使黨胡人其夕焦暉白玉帥衆攻瑒殺之僕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

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再拜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
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
下三百渡河北走時朔方將渾釋之守靈州懷恩檄至
云全軍歸鎮釋之曰不然此必衆潰矣將拒之其甥張
韶曰彼或翻然改圖以衆歸鎮何可不納也釋之疑未
決懷恩行速先候者而至釋之不得已納之張韶以其
謀告懷恩懷恩以韶爲間殺釋之而收其軍使韶主之
既而曰釋之舅也彼尚負之安有忠於我哉他日以事

杖之折其脛寘於彌峩城而死都虞候張維嶽在沁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撫定其衆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郭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維嶽賂諒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瑒傳首詣闕群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勲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戊寅郭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来而悲其晩也子儀知盧諒之詐

杖殺之上以李抱真言有驗遷殿中少監　夏六月僕固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癸未下詔稱其勲勞著於帝室及於天下疑隙之端起自群小察其深衷本無它志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以河北既平朔方已有所屬宜解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等使其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如故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　秋八月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將

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上召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為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辛巳子儀發赴奉天　九月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來通和吐蕃使僕固懷恩前軍至宜禄郭子儀使右兵馬使李國臣將兵為郭晞後繼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于宜禄

冬十月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閉城拒守　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辛未夜子儀出陳於乾陵之南壬申未明虜衆大至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子儀使裨將李懷光等將五千騎追虜至麻亭而還虜至邠州丁丑攻之不克乙酉虜

涉涇而遁　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遂將其衆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遽歸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衆歸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為用志烈犇甘州為沙陁所殺涼州遂

陷

永泰元年春三月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上問郭子儀吐蕃請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来國不可守矣乃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廵涇原以覘之　秋僕固懐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數十萬衆倶入寇令吐蕃大將尚結悉賛磨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党項帥任敷鄭庭郝德等自東道趣同州吐谷渾奴剌之衆自西道趣

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行軍司馬趙復入奏曰虜皆騎兵其来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鳳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邠寧白孝德鎮西馬璘河南郝庭玉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阨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李忠臣方與諸將擊毬得詔亟命治行諸將及監軍皆曰師行必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邪即日勒兵就道懷恩中塗遇暴疾而歸丁酉死於鳴沙大將張韶代領其

衆别將徐璜玉殺之范志誠又殺璜玉而領其衆懷恩
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為國大患上猶為之隱前後制敕
未嘗言其反及聞其死憫然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
耳吐蕃至邠州白孝德嬰城自守甲辰吐蕃十萬衆至
奉天京城震恐朔方兵馬使渾瑊討擊使白元光先戍
奉天虜始列營瑊帥驍騎二百直衝之身先士卒虜衆
披靡瑊挾虜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城上
士卒望之勇氣始振乙巳吐蕃進攻之虜死傷甚衆數

日斂衆還營瑊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前後與虜戰二百餘合斬首五千級丙午召郭子儀於河中使屯涇陽己酉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庭玉屯便橋李抱玉屯鳳翔内侍駱奉仙將軍李日越屯盩厔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屯坊州上自將六軍屯苑中庚戌下制親征辛亥魚朝恩請索城中括士民私馬令城中男子皆衣皂團結為兵城門皆塞二開一士民大駭踰垣鑿竇而逃者甚衆吏不

能禁朝恩欲奉上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論議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閤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吐蕃移兵攻醴泉党項西掠白水東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

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於澄城因逐北至鄜州智光素與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阬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

冬十月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辛酉至奉天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廨民居而去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

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紿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柰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

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来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禄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冑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来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

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揔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

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左右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鄉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遺之綵三千匹酋長分以賞巫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

夜引兵遁去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
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
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
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丁丑僕固懷恩將張休藏
等降辛巳詔罷親征京城解嚴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
郭英乂領神策軍使內侍魚朝恩監其軍英乂入為僕
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
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

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寖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恐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敕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臣以千餘騎來降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慕容休真以書諭党項帥鄭庭郝德等皆詣鳳翔降甲申周智光詣闕獻捷再宿歸鎮智光負專殺之罪未治上既遣而悔之乙酉回紇胡祿

都督等二百餘人入見前後贈賚繒帛十萬匹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

大歷元年春正月周智光至華州益驕橫召之不至上命杜冕從張獻誠於山南以避之智光遣兵於商山邀之不獲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無賴子弟衆至數萬縱其剽掠以悅其心擅留關中所漕米二萬斛藩鎮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　冬十二月癸卯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智光素與陝州刺史皇甫溫不協

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正由汝輩激之我亦不反今日為汝反矣叱下斬之臠食其肉朝士舉選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竊過智光遣將將兵邀之於路死者甚衆戊申詔加智光檢校左僕射遣中使徐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才若益以陜虢商鄜坊五州庶猶可耳因歴數大臣過失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

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蹈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股栗郭子儀屢請討智光上不許二年春正月丁巳密詔郭子儀討周智光子儀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于渭上智光麾下聞之皆有離心己未智光大將李漢惠自同州帥所部降於子儀壬戌貶智光澧州刺史甲子華州牙將姚懷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

元載專權

唐肅宗上元二年建子月戊子御史中丞元載為户部侍郎充勾當度支鑄錢鹽鐵兼江淮轉運等使載初為度支郎中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遂代劉晏專掌財利

代宗廣德元年秋九月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　冬十二月乙未以苗晋卿為太保裴遵慶為太子少傅並罷政事以宗正卿李峴為黄門侍郎同平章事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内侍董秀使主書卓

英倩潛與往来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英倩全州人也

永泰元年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伯和等招權受賂十二月戊戌繇坐流錦州

大歷元年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䟽以為郎官御史

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為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為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為辭以塞諫爭之路臣竊為陛下惜之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喑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来者漸矣

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群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群臣有不諳宰相輙奏事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二月乙未貶峽州別駕

五年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左監門衛大將軍兼神策軍使內侍監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上常與議軍國事勢傾朝野朝恩好於廣坐恣談時政陵侮宰相元載雖彊辯亦拱默不敢應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都知兵馬使王駕鶴皆有寵於朝恩希暹說朝恩於北軍置獄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誣以罪惡捕繫地牢訊掠取服籍沒其家貲入軍并分賞告捕者地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豫者輙怒曰

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由是不懌朝恩養子令徽尚幼為内給使衣緑與同列忿爭歸告朝恩朝恩明日見上曰臣子官卑為儕輩所陵乞賜之紫衣上未應有司已執紫衣在前令徽服之拜謝上彊笑曰兒服紫衣宜稱心愈不平元載測知上指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亦知天下共怨怒遂令載為方畧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衞又使其黨陜州節度使皇甫温握兵於外以為援載皆以重賂結之故朝

恩陰謀密語上一一聞之而朝恩不之覺也辛卯載為
上謀徙李抱玉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温為鳳翔節度
使外重其權實内温以自助也載又請割郿虢寳雞鄠
盩厔隷抱玉興平武功天興扶風隷神策軍朝恩喜於
得地殊不以載為虞驕横如故　劉希暹頗覺上意異
以告魚朝恩朝恩始疑懼然上每見之恩禮益隆朝恩
亦以此自安皇甫温至京師元載留之未遣因與温及
周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載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

禍三月癸酉寒食上置酒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

宴罷朝恩將還營上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朝恩自辨

語頗悖慢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外無知者上下詔罷

朝恩觀軍容等使内侍監如故詐云朝恩受詔乃自縊

以尸還其家賜錢六百萬以葬丁丑加劉希暹王駕鶴

御史中丞以慰安北軍之心丙戌赦京城繫囚命畫釋

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並宜仍舊朕今親

御禁旅勿有憂懼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

載遂志氣驕溢每衆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辛卯載以綰為國子祭酒引浩代之浩越州人也載有丈人自宣州来從載求官載度其人不足任事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書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試謁院僚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

書館之上舍留宴數日辭去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劉希暹内常自疑有不遜語王駕鶴以聞九月辛未賜希暹死　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言泌常與親故宴於北軍與魚朝恩親善宜知其謀上曰北軍泌之故吏也故朕使之就見親故朝恩之誅泌亦豫謀卿勿以為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

容卿朕今陞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六年夏四月成都司録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贓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侍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上怒下少良頌珽御史臺獄御史奏少良頌珽凶險比周離閒君臣五月戊申敕付京兆皆杖死　上益猒元載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丙子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

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八年春三月吏部侍郎徐浩薛邕皆元載王縉之黨浩妾弟侯莫陳怤為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又屬邕擬長安尉怤參臺御史大夫李栖筠劾奏其狀敕禮部侍郎萬年于邵等按之邵奏邕罪在赦前應原除上怒夏五月乙酉貶浩明州别駕邕歙州刺史丙戌貶濟杭州刺史邵桂州長史朝廷稍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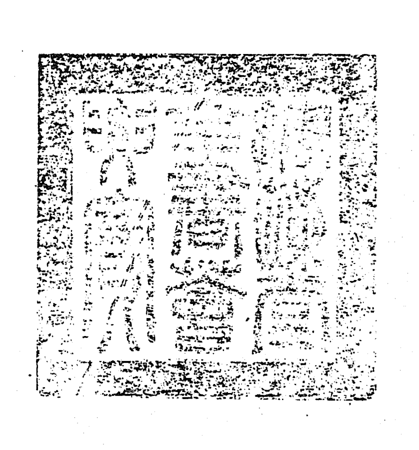
十二年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横黄門侍郎同平

章事王縉附之二人俱貪載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縉弟妹及尼出入者爭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群吏士之求進者不結其子弟及主書卓英倩等無由自達上含容累年載縉不悛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無可與言者獨與左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湊上之舅也會有告載縉夜醮圖為不軌者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湊收載縉於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繫獄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問端皆出禁中仍遣中

使詰以陰事載縉皆伏罪是日先杖殺左衛將軍知内省事董秀於禁中乃賜載自盡於萬年縣載請主者願得快死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汚辱勿怪乃脫穢韈塞其口而殺之王縉初亦賜自盡劉晏謂李涵等曰故事重刑覆奏况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更取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貶縉括州刺史載妻王氏忠嗣之女也及子伯和仲武季能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 夏四月癸未貶吏部侍郎楊炎諫議大夫韓洄

包佶起居舍人韓會等十餘人皆載黨也炎鳳翔人載常引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己故炎及於貶泂滉之弟會南陽人也上初欲盡誅炎等吳湊諫救百端始貶官　庚午上遣中使發元載祖父墓斲棺棄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戊寅卓英倩等皆杖死英倩之用事也弟英璘横於鄉里及英倩下獄英璘遂據險作亂上發禁兵討之乙巳金州刺史孫道平擊擒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二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李敬敏